

第一章 穿越成炮灰

昭寧十四年春，帝都少京。

正月裡的喜氣還沒有過，京城裡就出了一樁驚天大案，因貪贓枉法、結黨營私，宰相謝遠清連同謝家一百一十九口全部下獄，累及門生無數；謝家長子，時任禮部侍郎的謝執因衝撞聖上，被杖斃於午門之外。

一時之間，朝野風聲鶴唳。

朝華宮中，兩個身材魁梧的粗使宮人將一個穿著赤紅宮裝的女人死死按住，女人一邊拚命掙扎，一邊歇斯底里的嚷著，「你們好大的膽子！居然敢這樣對待本宮，你們信不信本宮告到陛下那裡去，治你們一個大不敬！」

女人喊著嚷著，金釵珠翠落了一地，大紅色的金絲軟煙羅被撕開一道口子，露出一截白皙的手臂，整個人看起來狼狽極了。

「賢妃娘娘，您可省省力氣吧。」一個圓臉綠豆眼、腆著肚子的太監尖著嗓子開了口，面上還掛著笑，「這是陛下的口諭，咱們也只是奉命行事。」

說著，那三角眼的公公臉色微沉，手一揮，厲聲道：「帶走！」

「你們放開我！你們這幫膽大包天不知死活的狗奴才，居然敢假傳聖旨，羞辱本宮！你們等著，本宮絕對不會饒了你們！等本宮告訴了陛下，定把你們一個個都凌遲處死，五馬分屍！活剝了皮，掛在少京的城門口示眾！」賢妃猶自在叫嚷著，一張漂亮的臉蛋宛如猙獰的厲鬼。

過往的宮人都在駐足看熱鬧，樹倒猢猻散。謝家如今已經敗了，這昔日囂張跋扈的謝賢妃自然也是好日子到了頭。

綠豆眼公公嚥了嚥口水，緊了緊手中的拂塵，瞪眼，「還愣著幹什麼，趕緊把這個瘋女人拖下去！」

冷宮的大門被「咯吱——」一聲推開，粗使宮人一個蠻力將賢妃推了進去。

宮門關上的一剎那，那宮人冷笑著，「娘娘，您害死我妹妹的時候，有沒有想過，您也有今天呢？從今往後，您就在這不見天日的冷宮裡，好好做您的賢妃吧！」賢妃咬著牙，這個賤人，她當初就不該心慈手軟留下她，就該將她和她那下作的妹妹一起弄死！

冷宮裡面一片破敗，雜草叢生。

賢妃撐著身子爬起來，碎石子劃破了她白嫩的手心，鑽心的疼。

少京地處北方，新春剛過的時節，依舊是天寒地凍，朝華宮裡有地龍，這冷宮卻沒有。賢妃哆哆嗦嗦的推開主殿的門，聽說這冷宮以前住過先帝的一位妃子，後來被吊死了，這些年，關於冷宮鬧鬼的傳聞就沒有斷過。

殿門被推開的瞬間，屋頂有灰塵簌簌落下，裡面黑漆漆的一片。

突然，有個陰森森的聲音在角落裡響起，「賢妃娘娘，我死的好慘啊……」

——

作者有話說：

親愛的小可愛們，雖然一千一萬個不願意，但我還是不得不告訴大家，本文鴿了，再也不會更新了。手動微笑再見.jpg

鴿了？

謝昭昭習慣性點擊下一章，結果豆沙綠的螢幕上彈出一個明晃晃的白框：重要提示，已經到最後一頁了。

不是吧，真的鴿了？

虧她昨晚熬夜追文，一直追到今天中午，原本期待著女主升級打怪，復仇虐渣，一路走上人生巔峰，結果作者居然坑了！還有這個壞事做盡的賢妃，打入冷宮之後呢？不把她剝皮拆骨，簡直天理難容！

可是作者坑了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沒有然後了……這種戛然而止的感覺，吞不下去，又吐不出來，太讓人難受了。

謝昭昭很鬱悶，甚至有點生氣，平復了想罵人的衝動，她假惺惺的給作者留了個言：

【大大，真的不更了嗎？很想看後面的劇情，不要坑呀！】

這一留言不要緊，謝昭昭才注意到評論區裡最新的一條留言還是在半年前，而作者再也沒有回覆過。

謝昭昭掃了一眼作者的名字。

浣九？

很好，她記下了，並且自動劃入黑名單。

書沒追完，睏意卻開始鋪天蓋地的襲來，謝昭昭看了眼手機：201X年4月1日，愚人節。

在睡過去的前一秒，她還在想，就算是愚人節，也不帶這麼玩人的！

孔雀藍釉的雲紋三足香爐裡燃起裊裊白煙，那是西域進貢來的「一尺香」，整個皇宮裡不過三塊。

水紅色的鮫綃床幔垂下，床帳的四周墜著珍珠流蘇，一角還懸著塊兔子形狀的羊脂玉，溫潤瑩白，一看便知不是凡品。

「你們愣在這裡幹什麼，娘娘剛才被那賤人衝撞了身子，眼下都還昏迷著，你們趕緊到浣衣局，將那賤人捉來！真是下賤胚子，竟敢衝撞了娘娘！」

屋外傳來一個嬌俏的聲音，似乎是被什麼事情氣得不得了，張嘴閉嘴就是「賤人」，謝昭昭被這聲音吵醒了，迷迷糊糊的睜開眼睛。

入眼處，赤紅的織錦帳頂繡著隻展翅的鳳凰，四周簇擁著大團大團的牡丹花，鳳凰的羽翼用金線勾了邊，眼睛處還墜著一顆碧色的貓眼寶石。

謝昭昭嚥了嚥口水，被眼前的這團富貴景象驚得說不出話來。

帳外，剛才門外那嬌俏的聲音響起，「娘娘，可是醒了？」

娘娘？謝昭昭揉了揉眼睛，大腦裡渾渾噩噩。

一隻白嫩的手掀起了水紅色的紗幔，她扭頭看過去，便見床邊站了個俏生生的小姑娘，十四五歲的年紀，模樣水靈，眼睛又大又圓，穿著身水綠色的衣裙，像極

了田間地頭裡長勢最好的小白菜。

「娘娘，可還覺著身子有哪裡不舒服？」說著，小白菜就探上了她的額頭。許是見著沒有發起熱來，才放心的收回手，一邊將她扶起來，一邊惡狠狠道：「柳絮那個賤婢，膽敢衝撞娘娘，奴婢一定不會放過她！」

謝昭昭沒忍住，「噗嗤」笑出了聲。沒想到，這小白菜還挺潑辣。

等等！方才額頭上那溫溫的觸感是怎麼回事？也太真實了吧。

謝昭昭下意識的就抓了抓身側的被子，軟軟的、還滑溜溜的；她又使勁掐了一下大腿，大腿吃痛，她往後一撐，手腕上傳來鑽心的疼，眼淚直接飆了出來。

「哎呀，娘娘，您這是要做什麼？」小白菜急急的扶住謝昭昭，衝著殿門外大喊，「趕快宣太醫！李太醫，陳太醫，趙太醫，馮太醫……統統宣進宮！」

謝昭昭瞅著高高腫起的手腕，眼淚啪嗒啪嗒往下掉，又伸出手指戳了戳，期待自己能在劇痛中醒來。

然而，一指頭下去，醒是沒醒來，卻疼得她直哆嗦。

這疼做不了假，所以……她不是在作夢？

小白菜急得團團轉，又不敢亂動，也跟著掉眼淚，「都是奴婢不好，要不是奴婢剛才在御花園裡走岔了路，也不會讓娘娘撞上柳絮那賤人……嗚嗚嗚，娘娘罰奴婢吧，怎麼罰都行，碧荷絕無怨言……」

這小白菜自稱「碧荷」，還叫她娘娘？謝昭昭忍著疼，小臉皺成一團，「妳叫碧荷？」小白菜突然抬頭，一雙大眼睛通紅，嘴巴一扁，「娘娘不記得奴婢了嗎？奴婢是碧荷呀，從小和您一起長大的碧荷……娘娘是不是真的被柳絮那賤人衝撞傷得狠了？嗚嗚嗚嗚……」

大腦像是忽然接受了某種資料，謝昭昭幾乎都顧不上手腕上的疼，只瞪大眼睛愣神。碧荷、娘娘、柳絮……這些熟悉的字眼，可不就是自己睡著之前追的那篇宮鬥文嗎？所以，她這是穿越了？還這麼湊熱鬧的穿進了一本書裡？

書中的碧荷是賢妃身邊的大宮女，所以她這是穿成了……賢妃？

謝昭昭險些一口氣沒有提上來，抖著手腕，試探著開口，「這是……朝華宮？」

「回娘娘的話，這是朝華宮。」小白菜哭得稀里嘩啦，哽咽著點點頭。

「我是……賢妃？」

「娘娘……」小白菜又是傷心又是自責，幾乎泣不成聲。

謝昭昭：「……」

此時此刻，謝昭昭深切的體會了什麼叫做生無可戀。導師佈置的論文還沒有寫完，培養皿裡種下的白菜還沒有發芽，下周有田野實踐……而她，穿書了，穿成了時下最熱門的女配，拿的還是炮灰劇本。

謝昭昭記得清楚，原書的女主叫柳絮，就是小白菜口中的那個「賤人」，她本是官宦之女，小時候在上元節走丟了，被人牙子賣到了青樓，後來青樓失火，她死裡逃生撿回一條命，機緣巧合之下又進了宮，得了貴人賞識，從此開始她開掛的人生。

至於賢妃……謝昭昭眼裡包著一汪淚，將落未落。

「娘娘，您再忍一忍，太醫馬上就到了。」小白菜以為她是疼的，期期艾艾開口。忍一忍？這叫她怎麼忍！想到賢妃，想到賢妃以後的下場，謝昭昭實在忍不住，兩眼一翻，暈了過去。

謝昭昭再醒來的時候，外面的天已經黑透了，入眼，仍舊是鳳凰于飛，花開富貴，可看著卻讓人糟心。

賢妃是何許人？

大名謝凝，小字昭昭，爹是當朝宰相，娘是國公府的小郡主，妥妥的天之驕女一枚。十六歲入宮為妃，雖說是小老婆，可後宮沒有皇后，她就是站在金字塔頂端的女人。

可惜，一手好牌被打得稀爛。

原書裡的賢妃，不但心狠手辣，苛待宮人，還謀害皇嗣，構陷忠良，更是肥著膽子綠了皇帝，把朝堂後宮搞得一團烏煙瘴氣，最後成功把自己作進了冷宮。

謝昭昭躺在床上，欲哭無淚。

這個蠢貨就是她嗎？也不知道如今是什麼年月，她正走到作死的哪一步？

謝昭昭輕輕動了動手腕，已經沒有那麼疼了，只是有點火辣的腫脹感。她抬手，藉著微弱的燭光看去，手腕處已經上了藥，仍舊腫得像個包子。

她歎了口氣，開始琢磨自己如今的遭遇究竟是發生在書裡的哪個時候，不知道距離謝家敗落，自己被打入冷宮還有多久。

如果時日還早，她或許還能搶救一下，若是時日已晚，總不能等死吧？可是，謝昭昭想不起來了。

書裡好像從來就沒有描述過賢妃傷了手腕這段，至於小白菜說柳絮衝撞了她……呵呵，作為本書的大反派之一，因為性格潑辣，賢妃平均每三章就要和女主衝撞一回，各種花式作死，誰知道這撞的是哪一回？

謝昭昭咬了咬牙，捶床。

緊接著，空曠的寢宮裡就響起女人突兀的一嗓子，「哎！我的手！」

「娘娘，您醒了？」小白菜呼啦一下掀開帳幔，原本水靈靈的一雙大眼睛已經腫成了核桃。

她還沒死呢，這小白菜哭什麼。

話說，書裡的賢妃雖然壞，卻也有忠僕，這叫碧荷的小白菜便是其中之一，從小跟著她一起長大，又跟著她一起進了宮，只是跟著賢妃久了，碧荷也自然是一副囂張跋扈的樣子，沒少幫著賢妃陷害女主，可以說是廣大讀者眼中反派陣容裡的佼佼者，天天盼著她領便當下線。

謝昭昭想，後來謝家敗落，賢妃蒙難，這小白菜估計也沒什麼好下場。

「娘娘……」碧荷哭了大半天，好不容易平復了情緒，這會兒見賢妃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，又心疼的哭了起來，一邊哭，一邊給她揉手腕，還一邊絮叨，「娘娘，千錯萬錯都是奴婢的錯，奴婢沒能照顧好娘娘，辜負了老爺、夫人和大少爺的囑

託……嗚嗚嗚……娘娘罰奴婢吧，怎麼罰，奴婢都受著……嗚嗚嗚……」

謝昭昭眨眼，看著面前哭得一塌糊塗的小白菜，這小丫頭別也是穿越的吧？這愛哭鬼的人設和書裡氣焰囂張的碧荷差太多了吧？

「喂，小白菜……」

碧荷：「？」

「不是……」謝昭昭訕訕一笑，咧著白牙試探著開口，「小碧荷，我問妳啊，現在……是個什麼年月？」

話一出口，碧荷一雙杏眼裡的淚流得更凶了。

「不准哭啊。」謝昭昭一皺眉，假裝凶她。再這麼哭下去，還怎麼好好聊天？碧荷點點頭，抽搭著鼻子收眼淚，一邊收，又一邊絮叨，「娘娘說得對，奴婢不哭，咱們朝華宮的人怎麼能哭？要哭，也是那些下賤胚子哭！趕明兒奴婢就把柳絮那賤人捉來，歸根結底還是那賤人衝撞了娘娘，若是不好好教訓一頓，豈不讓整個後宮都以為咱們朝華宮可以隨便欺負……」

謝昭昭：「……」

這小白菜張嘴一個賤人，閉嘴一個下賤胚子，她輕嘶一聲，覺得這小丫頭的思想有點危險，還想把女主捉來好好教訓，是嫌自己的命太長了嗎？

聽到賢妃的輕嘶聲，碧荷連忙低頭去看她的手腕，「娘娘，是不是奴婢弄疼您了？娘娘……」

謝昭昭不在意的擺擺手，她還有重要的事情沒搞清楚，實在是沒心思管這手腕上的傷。方才她已經想得很明白，裝失憶雖然狗血，但眼下似乎並沒有更好的辦法，對非女主視角下的賢妃，她只能通過碧荷去瞭解。

只是，在攤牌之前，還需提點這小白菜兩句。

「碧荷，我十六歲入宮，做了這賢妃，幾年來雖說聖寵不斷，卻也遭人嫉恨，眼下這件事，事關咱們整個朝華宮的生死存亡，所以妳知我知，是萬萬不能讓第三個人知道的，否則，一旦被有心人稍加利用，便是我們闔宮上下都要陪葬。」

誰知，話音一落，小白菜「撲通」就跪在了地上，給她磕了個頭，「娘娘放心，奴婢自七歲跟了娘娘，這輩子便只認娘娘一個主子，就算上刀山下火海，奴婢都替娘娘去！」

碧荷灼灼的目光讓謝昭昭有些動容，若不是跟著賢妃做了太多壞事，這小白菜其實也挺可愛的。

她將人扶起來，頓了頓，「碧荷……有件事……」

看自家娘娘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，小白菜十分貼心的開口道：「娘娘是不是想好要怎麼教訓柳絮那個賤人了？是掌嘴還是杖責？要不要奴婢現在就命人將她捉來？要奴婢說，那賤人衝撞了娘娘，就不應讓她看到明早的日頭！」

謝昭昭：「……」

「柳絮的事，先不急。」謝昭昭抬手按了按太陽穴，「我可能是真的摔壞了腦子，一覺醒來，有些事……竟不大記得了。」

果然，一聽她說自己摔壞了腦子，小白菜瞬間淚崩，「奴婢就知道，娘娘肯定傷

了身子，太醫院那群老匹夫還說只是受了驚嚇，稍加歇息便是。嗚嗚嗚……娘娘……」

「碧荷，我跟妳說這件事，不是讓妳哭，讓妳心疼我。這宮裡是非多，我現在有些事情又記不清了，妳要記得時刻提點我，明白嗎？」說著，她拿起手帕，給小白菜擦眼淚。

「娘娘，奴婢明白。」碧荷點點頭，「娘娘放心，這事，天知地知，娘娘知奴婢知。若是還有第三個人知道，奴婢就去剪了他的舌頭。」

謝昭昭：「……」

這顆小白菜，是真的長歪了，有空還是要好好矯正一下。

「那妳先給我說說，柳絮是怎麼衝撞了我？」

第二章 後宮保命箴言

夜深人靜，朝華宮的寢殿裡還燃著「一尺香」，香煙裊裊，微弱的燭火下，主僕二人正在說著悄悄話。

按照碧荷的說法，賢妃今早是去御花園散步，聽說內務府來了幾盆進貢的玉蘭，打算先去瞧瞧，可碧荷一時記錯了去內務府的路，直接將人帶去了浣衣局的方向，於是，就和女主柳絮巧遇了。

遇上的時候，柳絮正在被浣衣局的管事姑姑教訓，身上的衣服已經被藤鞭抽得開了口子，白色的褻衣也染上一道道血色，瞧著觸目驚心，她本想躲開管事姑姑的又一鞭子，卻不小心撞到了賢妃身上，這一撞，撞得兩人雙雙落水，撞出了此後漫長的是非恩怨。

謝昭昭聽得眼眶微濕，她抬起手背擦了擦眼角，又吸了吸鼻子，有點喜極而泣。這段兒她熟，特別熟，故事發生在昭寧十二年夏，也就是原書剛剛開始的時候。那時候，柳絮才進宮不久，賢妃也只是名義上的囂張跋扈，還沒有到做盡壞事的地步，故事才剛剛開始，她或許還有救。

也就是那麼一瞬間，謝昭昭就已經為自己制定了「保命十六字箴言」：低調做人，謹慎做事，討好女主，遠離男主。

總結下來，大概就是三條：

第一，書裡那個囂張跋扈，壞事做盡的賢妃已死。從此，她就是新一代賢妃，努力洗白，拒絕搞事。

第二，抱緊柳絮這條自帶主角光環的大粗腿，在她熟知劇情的金手指加持下，協助柳絮順利並快速走上人生巔峰，力爭成為成功女主背後的女人。

第三，遠離一切和女主有關係的男人，那些男人，一個個都位高權重，分分鐘玩死人還不給償命。

想明白了這些，謝昭昭一直懸著的心也終於落地，方針路線既然已經制定好了，接下來就是實施了。

謝昭昭是個行動派，當即吩咐碧荷取來紙筆。

她披著火紅的外裳坐在床榻邊，如瀑的長髮披在身後，眼角微微上挑，微弱的燭火打在她的側臉上，明明滅滅，卻讓原本就極漂亮的一張臉更添了幾許動人。

謝昭昭蹙著眉頭，她得把原書好好捋一捋，是敵是友，分門別類，既然不打算搞事情，那麼很多關係就要重塑，還真是有點傷腦筋。

正想著，碧荷便端著筆墨走了進來，站在几案前輕輕磨墨，偏頭問她，「娘娘是要寫什麼嗎？」

謝昭昭點頭，三步併作兩步走上前，提起筆，二話不說埋頭寫字。

寫的是一個又一個人名。

淑妃。

假扮柔弱的白蓮花，人前一套，背後一套，這種人最不能結交。

謝昭昭果斷在她的名字上打了個叉，看得碧荷眼皮子狠狠一跳。

麗妃。

賢妃的好姊妹，欺軟怕硬，胸大無腦，仗著和賢妃交好，在後宮裡作威作福。暫且……留著吧。

寧妃。

倒是個不爭不搶的主，先留著。

徐昭儀。

出身低微卻心比天高，一心想要攀附賢妃又背地裡向淑妃示好。牆頭草，打叉。

馮婕妤，打叉。

韓貴人，打叉。

鄭常在，打叉。

謝昭昭密密麻麻列了一排又一排，又打了一個又一個，認真梳理著書裡的人物，絕不放過任何一個可能的伏筆。可恨那無良作者坑了，讓她成為史上最悲摧的穿書女，連是死是活都不能給個痛快。

謝昭昭忿忿的想著，完全沒有注意到碧荷眼中隱隱的興奮。

「娘娘終於想通了，打算出手對付這幫狐媚子了嗎？」小白菜開口，連聲音裡都是藏不住的躍躍欲試。

嗯？謝昭昭一愣，抬眼看了看小白菜，又低頭瞅了瞅几案上的紙，密密麻麻的宮妃名字多半都被她打了叉。

謝昭昭：「……」

我不是！我沒有！別瞎說！我只是個小可憐，想在這深宮裡尋覓幾個靠得住的盟友，然後努力活下去。

小白菜自然沒有看懂謝昭昭的否認三連，她猶自沉浸在自家娘娘即將帶著自己橫掃六宮的興奮裡，「要奴婢說，娘娘就是心慈手軟，縱著這些女人魅惑陛下。」

陛下？謝昭昭手一抖，她怎麼把這號人物給忘了。

皇帝這種生物，在謝昭昭眼裡就是個外掛，而如今，這個外掛不僅僅是個站在權利制高點的男人，還是她謝昭昭的男人。

原書裡，皇帝不是男主，甚至連男配一二三的名額都沒能搶到，充其量算是女主開掛人生裡一面金光閃閃的背景板。

那麼，現在問題來了，這條又粗又長、從腳趾頭到大腿根都鑲金嵌玉的大腿，要

不要抱？

謝昭昭想著，提筆就在紙上寫下一個名字：蕭淮。

碧荷看見這兩個字，嚇得手一抖，墨錠「噠——」的一聲砸在硯臺裡。

「娘娘，這可萬萬使不得。」小白菜也顧不得尊卑之分，一把抓住了謝昭昭的手臂，「娘娘，想怎麼對付宮裡這些女人都成，但這個念頭千萬不能有！謝家世代清流，對皇室忠心耿耿……」

小白菜邊說著，「撲通」一聲就給謝昭昭跪下了，「娘娘！」

謝昭昭狐疑的看著一臉大義凜然的小白菜，這小丫頭難不成以為她想造反？她彎了彎唇，正想嚇唬一下小白菜，朝華宮外的值守太監嘹亮的來了一嗓子——

「皇上駕到！」

小太監這嘹亮的一嗓子著實把謝昭昭嚇得不輕，要是給門外這位看到了書案上的這些東西，白紙黑字大叉叉……她大概就可以提前領便堂下線了，也不用絞盡腦汁琢磨怎麼保命了，一道聖旨下來，她保證自己涼得透透的，還能順帶捎上整個謝家。

謝昭昭腦子裡這麼想著，身體顯然比腦子反應更迅速，她直接拿起毛筆將紙上的名字一個個塗黑。

朝華宮寢殿的大門傳來「吱——」的一聲，像是一道催命符，眼瞅著紙上還有十幾個名字，謝昭昭直接端起桌上的硯臺，朝著紙上潑了下去。

墨汁四濺，不但浸黑了一疊宣紙，連帶著她的寢衣也沒能倖免於難，水紅色的廣袖上沾著星星點點的墨漬。

也就是在這個時候，明黃色的袍角轉進寢殿，燭火明滅，一張白紙從桌上落下，飄啊飄啊飄，不偏不倚，剛好落在繡著二龍戲珠圖樣的龍靴前。

夏夜的晚風湧進寢殿，捲起地上的白紙，白紙翻了個面，上面明明白白寫著兩個字：蕭淮。

謝昭昭：「……」

變故總是來得這麼突然。

來人俯下身，修長的手指捏起地上的宣紙，身側，碧荷「撲通」一聲跪了下去，打著顫的開口請安。

反倒是謝昭昭，一點要恭迎聖駕的意思都沒有，她低著頭，一動不動的立在書案前，手裡還捏著硯臺，衣裙上沾染著墨漬，看起來有點狼狽。

不是謝昭昭不想動，實在是腿軟，邁不開步子。也不知道這算不算大不敬，會不會小命不保……這麼想著，一雙漂亮的眼睛也跟著染上了水氣。

偏偏，她這副負氣的可憐樣子，落在蕭淮眼裡就不是那麼回事兒了。

「不就是來晚了幾個時辰。」男人嗤笑了一聲，「嬌氣。」

謝昭昭：「？」

怔愣之間，她驀地抬頭，穿著一身明黃色衣袍的男人正立在殿中，唇角含著一抹笑。

這塊原書中金光閃閃的背景板，曾與謝家長子謝執、鐘家二郎鐘景祺並稱「少京

三公子」，端的是世家風流少年郎，只是蕭淮繼位以後，上位者的殺伐決斷日漸顯露，加上避帝諱，沒有人再敢提起這樣的美名。

眼下，謝昭昭看著年輕的帝王，心中自然而然的就湧出八個字：龍章鳳姿，神儀明秀。

說得白話一點，怎麼可以有長得這麼好看的人？

「發什麼呆。」蕭淮走上前，將那張宣紙放在書案上，垂眼看向謝昭昭，「朕聽聞妳白日裡摔了一跤。怎麼，難不成還摔壞了腦子？」

謝昭昭：「……」

寬大的廣袖之下，她蜷起手指，美色縱然惑人，但和小命比起來，就不值一提了。蕭淮和碧荷不一樣，絕對不是她謝昭昭可以輕易信任之人，更何況，自古伴君如伴虎，在這位面前，得打起十二萬分的精神，小心應付。

原書中，賢妃囂張跋扈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拜這位皇帝所賜。盛寵之下，想要養出那麼個作天作地的性子太容易了，而書中兩人相處的模式，更是一個「嬌」，一個「縱」，賢妃也因此成為這後宮之中，唯一一個敢給皇帝甩臉子的女人。

想到這裡……

「陛下。」謝昭昭垂眸，微微福了福身子，小臉卻依舊繃著，連個笑臉都沒有。瞧著她這鬧脾氣的小模樣，蕭淮輕哼了一聲，踱步到書案前坐下，「西北八百里加急，朕從午時到現在都還沒有用膳。」

這是在給她解釋來晚了的原因？順帶提醒她，自己還餓著肚子？謝昭昭有點微訝，沒想到當皇帝的，居然這麼好脾氣。

可驚訝歸驚訝，她還是小心的拿捏著身為一個寵妃的分寸，琢磨著該怎麼作得自然又不讓人反感。

她吸了吸鼻子，有些賭氣的開口，「陛下日理萬機，臣妾這些小傷小痛，哪裡敢入您的眼。左不過幾日，腫消了，自然就好了，萬萬比不上邊關急奏，更不敢驚擾了陛下。」說完，眼圈還跟著紅了，看起來委屈又可憐。

「又在說胡話。」蕭淮嗔怪的看了她一眼，拉過謝昭昭的手，掀起袖口，原本纖細凝白的皓腕一片紅腫，他皺了皺眉，「還疼不疼？」

這話一出，謝昭昭眼中的濕意更重了，她軟著嗓子，委屈巴巴的撒嬌，「疼。」

面上小心翼翼的裝可憐，內心卻慌得不得了。她到底不是賢妃，不敢在蕭淮面前真的放肆，這可是皇帝啊，使小性子這種事，差不多就行了吧？

腦子裡正在胡亂想著，手腕間突然傳來涼涼的觸感，謝昭昭抬眼，就看到蕭淮正低著頭，對著她紅腫的手腕輕輕的吹著。

燭火搖曳，映著他稜角分明的側顏，下頷線條乾淨俐落。

「不鬧彆扭了，可好？」說著，蕭淮拉著謝昭昭，將人帶到懷裡，圈住她的腰，「下次想朕過來，就讓妳宮裡的人知會元寶一聲，別一個人委屈著，知道了嗎？」

蕭淮溫言軟語的哄著，謝昭昭卻如木頭樁子一樣，整個人都僵掉了。

可憐她一個二十多年的母胎 solo，一朝穿書，居然直接坐在了個陌生男人的大腿上，還被這麼親密的抱著。那接下來呢？這個皇帝不會要留宿在她這兒吧？還要

和她……這樣那樣？

想到這裡，她整個人不但僵，還莫名其妙的開始緊張。

「臣……臣妾才沒有。」人僵，嘴也僵。

「妳沒有？」蕭淮低笑，將人圈緊，「那妳偷偷寫朕的名字做什麼？」

謝昭昭：「……」

我只是在想，你這條金鑲玉的大腿要不要抱，以及該怎麼抱。

「臉怎麼這麼紅？」蕭淮皺眉，看向她一張紅撲撲的臉，卻發現懷裡的人溫度也越來越高，不禁有些擔心，「是不是還有哪不舒服？朕宣太醫來……」

「不……不必了。」謝昭昭嚥了嚥口水，不動聲色的從蕭淮身上起來，「陛……陛下還餓不餓？我宮裡小廚房最近新做了一道冰鎮甜湯，最是消暑解渴，陛下要不要嘗嘗？那個，我再讓人炒幾個小菜……」

說著，她才下意識的轉頭看向蕭淮，恰好對上男人的眸子。不知道是不是她心虛，偏生從這平靜如一泓潭水的目光裡讀出些審視的意思。

謝昭昭心中一驚。不會這麼快就穿幫了吧？

「陛下。」她定了定心神，再抬眼，便有些心疼的看向蕭淮，「朝堂上的事情，臣妾雖然不懂，卻也知道諸事繁雜，樁樁件件都是關乎國運民生的大事。您是天子，一人身繫天下，更應該要保重龍體才是……」

也不知道書裡那個囂張的賢妃能不能說出這麼識大體的一番話來，謝昭昭頓了頓，語調微微一轉，「元寶這奴才是怎麼伺候的？這都什麼時辰了，居然還讓主子餓著肚子！」

說完，謝昭昭也不敢再去分辨蕭淮眼中的神色，轉身就往寢殿外面走。

而在她身後，蕭淮依舊坐在書案前，他微微垂眸，看著那張宣紙上的「蕭淮」兩個字，眼底神色不明。

殿外，只留了碧荷和蕭淮身邊的大太監元寶守著。

「給賢妃娘娘請安。」弓著背的太監有點胖，饒是彎著腰也蓋不住那腆起的肚子。謝昭昭微微一愣，才後知後覺的想起一件事來，這元寶可不就是書裡最後將賢妃親手送進冷宮的人嗎！

「元寶？」

「奴才在，娘娘有何吩咐？」元寶抬頭，露出圓臉綠豆眼。

「呵。」她輕笑了一聲，眼尾微挑，淡淡瞥了他一眼，「走，碧荷，陪本宮去趟小廚房。」

碧荷：「是，娘娘。」

元寶：「……？」

朝華宮的小廚房是賢妃從相府帶來的私廚，她幼年曾同父親謝遠清在江南待過一段時間，偏愛那裡的清淡口味，進宮之初，還因不喜宮中的菜色，茶飯不思，生過一場病，蕭淮得知這其中緣由後，才命人將相府專門負責她飲食的廚子接進了宮。

往小廚房去的路上，謝昭昭一直有些心神不寧，她總覺得自己好像在什麼地方上露了馬腳，卻又理不清楚。

「碧荷，妳去吩咐小廚房備些冰鎮甜湯，再按照陛下的口味做幾樣可口的小菜。」吩咐完，她自己又往回走。到底，是哪裡可能出了錯呢？

剛走到寢殿門口，就看到蕭淮急匆匆的從裡面走出來，身後還跟著個從頭到腳包得嚴嚴實實的黑衣人。

謝昭昭被嚇了一跳，「陛下？」

蕭淮扶住她，輕輕拍了拍她的後背，「妳好好休息，朕忙完了再過來看妳。」

看著幾人神色匆匆的走出朝華宮，謝昭昭微微蹙眉。那黑衣人十有八九就是書中說的皇族暗衛，只是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，讓這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暗衛就這麼大刺刺的出現在了朝華宮。

她搖搖頭，原來熟知劇情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金手指，畢竟，在主角視角看不到的地方，還有許許多多的事情在悄悄發生。

第三章 抱大腿的第一步

謝昭昭緩步走進寢殿，一進來就看到了書案上的那張宣紙，上面的「蕭淮」二字筆力遒勁，三分剛七分柔，不枉她練了多年的字。

字？謝昭昭驀地心中一跳，瞳孔微縮。

她還是太大意了，只想著怎麼去應付蕭淮，居然忽略了這麼明顯的破綻。

謝昭昭只覺通身冰涼，她快步走到書案前，抖著手在上面胡亂翻著，可整張書案被翻了個底朝天，都沒有找到一星半點有賢妃字跡的東西。

書案上沒有，謝昭昭又去翻書架、妝臺、小几，甚至連被子底下都沒有放過。

理智告訴她，如果真的是字跡露出了馬腳，蕭淮不可能容她到現在，大概早在看到那頁宣紙的時候就把她當刺客抓起來了。

還有碧荷，那小白菜似乎也並沒有對她的字跡產生懷疑，那麼只有一個可能，就是賢妃的字和她的字是一樣的。

但不管怎樣，這個隱患不排除，謝昭昭寢食難安。

碧荷從小廚房過來，剛走到寢殿門口就聽到了裡面的響動聲，轉進來一看，自家娘娘正撅著個屁股在翻床榻上的被褥。

「娘娘在找什麼東西嗎？」碧荷趕緊過來，將謝昭昭扶住，「娘娘這一身的傷，要好好休息才是，要找什麼東西，吩咐奴婢一聲便是。」

謝昭昭抓了抓頭髮，這個事情，她不敢問得太明顯，萬一被小白菜察覺，她這副軀殼裡裝的根本不是賢妃，依著這小白菜的忠心程度，怕是會第一個告發她。

「也……沒什麼，就是突然有點睡不著，想找個帖子，練練字。」

「帖子？」碧荷一聽，杏眼瞪得渾圓，「我的好娘娘，您當真是不心疼自己的身子嗎？這個時候，居然還想著練字？」說著，小白菜不知又想到了什麼，眼淚開始在眼眶裡打轉，「其實娘娘不說，奴婢心裡也清楚。」

謝昭昭：「？」

「剛才小德子捎來了信，說皇上往雲芷閣的方向去了。」碧荷扶著謝昭昭在榻上

坐下，水汪汪的眼睛裡有些黯然，「奴婢知道娘娘心裡委屈，睡不著，奴婢這就給您尋帖子來。」

謝昭昭：「……」

小白菜抹了把眼淚，轉身往西殿的方向去了，謝昭昭獨自坐在榻上，有點懵。雲芷閣？蕭淮不是帶著暗衛走了嗎，那一副神色匆匆的樣子，不像是急著去找女人的啊。

不過話說回來，這雲芷閣的馮婕妤倒也是個人物，進宮不過月餘，便從一名籍籍無名的選侍成了正七品的婕妤，還單獨開殿，御賜了雲芷閣。

只不過，炮灰終究是炮灰，謝昭昭回憶了一下原書裡的細節，托著腮，距離這位新寵領便當的日子好像也不遠了。

正想著，碧荷抱著一落帖子進來了，小白菜把帖子放在書案上，又走到謝昭昭身邊蹲下，輕輕給她揉著手腕，「娘娘要不還是早點歇下吧，剛才……是奴婢多嘴了。」

謝昭昭安撫的拍了拍小白菜的手背，「不妨事。」

她走到書案前，一本一本的翻著字帖，直到翻到倒數第二本，才發現一封被夾在帖子中的花箋，花箋上寫著兩行字：昭昭若日月，離離如星辰。

剛勁的字跡裡帶著幾分清秀，和她的如出一轍。

「呀，這花箋原來在這裡，難怪娘娘您找了那麼久就找不到。」

謝昭昭皺眉，「我找這花箋做什麼？」

「自然是因為喜歡在意呀。娘娘不記得了嗎，這是三年前的百花宮宴上，娘娘一曲《秋池月》拔得頭籌，才得了這御賜的箋語。」

「這是蕭……御賜的箋語？」

「嗯嗯，當時呀，曲子一彈完，整個長寧殿都靜悄悄的，還是皇上頭一個撫掌，當即就評了這十個字。娘娘喜歡，便親自題在了花箋上。」碧荷說得笑上眉梢，可說著說著，神色又暗了下來，「娘娘當真是什麼都記不得了嗎……」

她還真不太記得了。謝昭昭努力的回憶著原書的情節，好像是有這麼一段，但當時她並沒有太在意，只記得似乎是那年百花宮宴過後不久，謝家長女就入宮做了賢妃，從此盛寵不衰。

但不管怎樣，她好歹確定了一件事，這字跡是賢妃的，也和她的一模一樣，至於是巧合還是其他，謝昭昭一時半刻也有些糊塗。

她打了個哈欠，將花箋重新放回字帖中，「本宮突然覺得有些乏了，這字……就暫且不練了吧。」

碧荷捂著嘴巴笑了笑，扶著謝昭昭，「成，那奴婢伺候娘娘歇下。」

子時已過，朝華宮中的燭火才熄。大概是這一天太折騰，謝昭昭沒一會兒就睡過去了，只是這一晚，她睡得很不踏實，半夢半醒之間，總聽到一個模糊的聲音在喊著：昭昭……昭昭……

「娘娘，娘娘——」

外面的天色微亮，謝昭昭就迷迷糊糊的聽到有人在喊娘娘，她翻了個身，滾到床榻裡側，嘴裡嘟囔著，「什麼娘娘，我是昭昭。」

立在床邊的人憨笑了一聲，「是是是，是昭昭，可昭昭就是娘娘啊。」

謝昭昭驀地睜開眼睛，看到帳頂大紅織金的鳳凰于飛，有些愣神。她大概是睡糊塗了，差點忘記自己還活在一本書的世界裡，她現在，是囂張的賢妃。

「娘娘，再過半個時辰，各宮的主子們就要來了，奴婢服侍您洗漱梳妝。」碧荷一邊將絞綃床幔理好，一邊叮囑道：「下個月就是宮中一年一度的百花宮宴，娘娘昨兒個吩咐各宮主子今日過來商議此事，等下……若是有什麼想不起來、記不清楚的，就揭過，可千萬不能露了馬腳。」

又是百花宮宴？

這大周朝每年的八月初三，都會在宮中設宴，邀王公大臣及其家眷同賞百花，其實就是皇上花錢請大家吃吃喝喝，以昭君臣同樂，天下太平，若說有什麼特別的地方，便是所有未出閣的官家女子，都會在宮宴上展示才藝。之後會得兩句箋語，題於花箋之上。

是以，每年的百花宮宴過後，這少京城中總會新添幾對良緣美眷，換句話說，這百花宮宴就是官方舉辦的大型相親會，而昭寧十二年的百花宮宴，可不就是原書中男女主角愛情開始的地方？

想到此處，謝昭昭頓了頓，從妝臺上捏起一支鳳凰金簪，細細摩挲著。她應該如何把握這個機會，助柳絮一臂之力呢？

「娘娘，這支簪子好，剛好配這凌雲髻。」碧荷的話打斷了謝昭昭的思緒。

謝昭昭低頭看著手中的鳳凰金簪，這賢妃，雖為妃位，吃穿用度上倒是與皇后無二了，這般喜愛鳳凰，當真就不怕被人說成僭越？

「換這個吧。」她放下手中的金簪，重新從奩盒中挑了一支金海棠珠花步搖，遞給碧荷。

金海棠綻放在髮髻的一瞬間，瑩瑩珠花垂下，靈動翩然。都說美人在骨不在皮，這賢妃不但有一張感人的臉，美目流轉之間顧盼生輝，更是將這十分的美貌生生化作七分嫵媚，三分天真，卻又渾然天成。

謝昭昭看著銅鏡中的自己，一時間有些恍然。

「娘娘可真美，這要是讓皇上瞧著了，定移不開眼。」碧荷將髮髻間的步搖又正了正，「要不奴婢吩咐小廚房去準備些冰鎮甜湯，晚些時候，娘娘送去給皇上嘗嘗？」

「就妳這鬼丫頭機靈。」謝昭昭嗔怪的瞥了眼碧荷，「不過，皇上這幾日朝政繁忙，還是過些日子再說吧。」

經過昨晚的事情，她現下可不想主動去招惹蕭淮，何況比起哄男人，她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「柳絮那姑娘……那奴才呢？」

「回娘娘的話，奴婢一早去問過浣衣局的常姑姑，她昨兒個就被關起來了，但沒有娘娘的吩咐，浣衣局的人也不敢隨便發落。」

謝昭昭點點頭，「好，妳待會兒派人把她帶到朝華宮來，本宮有話要問她。」
得了吩咐，碧荷既興奮又歡喜的退下。
謝昭昭垂眸，理了理身上大紅色的宮裝，接下來，她便要打起精神，親自去會一會這各宮娘娘了。

謝昭昭來到正殿的時候，殿裡已經站了不少人，一眼望去大概有十幾人，姍紫嫣紅，燕瘦環肥，正是蕭淮的小老婆們。

見她進來，宮妃們屈膝，齊聲問安。

謝昭昭掃了一眼，目光落在後排一個穿著桃粉色宮裝的女人身上，女人生得不算出挑，但也有些顏色，此刻也正向謝昭昭看來，神色裡帶著明顯的挑釁，正是馮婕妤。

這般目中無人，難怪早早就下了線。謝昭昭淡淡笑了笑，懶得搭理這種小角色。

「姊姊怎麼才來？」眾妃剛剛起身，賢妃的好姊妹麗妃便迎了上來，言語之間透著旁若無人的熟稔。

麗妃挽著謝昭昭的手臂，瞧了眼右側空著的首位，「聽聞淑妃娘娘身子又不適了，敢情這宮裡頭一忙，她就不舒服。百花宮宴這麼大的事，裡裡外外有多少需要操持的，到頭來便只辛苦姊姊您一個人了。」

謝昭昭笑了笑，金步搖的掩映之間，皆是耀眼的明艷。

「淑妃姊姊一向體弱，這些宮中雜務自然不敢勞她費心，更何況我還有諸位妹妹幫襯著，可不敢擔這辛苦二字，不過都是為陛下分憂，盡各人的本分罷了。」

不枉費她看了那麼多的宮鬥文，眼下說起這場面話，簡直是滴水不漏，手到擒來。

「就是因為姊姊這般好脾氣，才縱容了某些人。」麗妃笑得意味深長，轉頭看向下首的徐昭儀。

徐昭儀連忙起身，福了福身子，「賢妃娘娘所言極是，吾等定聽從娘娘教誨，竭盡本分，為陛下分憂。」

這後宮之中，除了賢妃、淑妃、麗妃和寧妃，便是這徐昭儀為大。淑妃常年抱病，麗妃唯賢妃馬首是瞻，寧妃素來低調，不喜與人相爭，是以徐昭儀這麼一說，那些品級位分低的宮妃紛紛跟著附和起來。

「徐姊姊這麼著急做什麼？」

一眾的附和聲中，忽然響起一個突兀的聲音。

馮婕妤猶自坐在椅子裡，摸著自己紅如蔻丹的指甲，眉眼輕挑，「姊姊只要忠心做事，還怕賢妃娘娘看不到嗎？」

徐昭儀是個出了名的軟性子，方才不過是因為得了麗妃的眼色，現下突然被比自己品級低的馮婕妤這般取笑，姿色平平的一張臉漲了個通紅，卻也只是啾啾開口，「妹妹說得是。」

見她這般能忍，有幾個宮妃悄悄交換了眼神，但也都笑而不語。

沒想到馮婕妤今日像是吃了熊心豹子膽，居然當著賢妃的面再次放肆起來。

「徐姊姊說笑了，這後宮之中，向來是賢妃姊姊做主，謝姊姊說是才是。」她咯咯笑了兩聲，狀似無意的摸了摸腕間的碧色鐲子。

「呀，馮妹妹這只玉鐲倒是極為漂亮，可是前些日子陛下賜下來的？」一直默不作聲的韓貴人開口讚道。

馮婕妤卻沒有搭話，只神色得意的又看了一眼謝昭昭，這玉鐲本是一對，另一只便在這朝華宮中。

謝昭昭心中冷笑，不就是個鐲子，至於這般顯擺嗎？不過這馮婕妤雖然沒腦子，眼神倒還不差，明裡暗裡的諷刺徐昭儀想要巴結賢妃，卻又沒那份忠心。

「好了，說笑鬥嘴的事情暫且放一放，本宮今日邀諸位妹妹來，是想一同商議百花宮宴的事情。」謝昭昭在主位上坐下，瞥了眼下面的一眾宮妃，「所以，妹妹們都不妨說說，自己有什麼想法。」

這話一說完，眾妃們便你一言我一語，七嘴八舌的開了口，整整講了一個多時辰，朝華宮的茶水和點心去了大半，也沒商討出個所以然來。

謝昭昭聽得頭疼，又操心柳絮的事情，最後只得暫時先讓眾人退下，回了後殿。

「娘娘方才可是瞧見了？」碧荷一邊給謝昭昭揉肩，一邊忿忿道：「那馮婕妤仗著皇上寵愛，連在娘娘面都敢放肆，要奴婢說，娘娘就應該給她些教訓才是。」教訓？不過是個炮灰命，時間到了，自然就會下線，哪裡要她費心來教訓。謝昭昭撫了撫髮髻間的步搖，「柳絮呢？」

「回娘娘的話，奴婢已經按您的吩咐將人提來了，這會兒還在宮門口跪著呢。」

「哦。」嗯？跪著？「跪了多久了？」

「呃……」碧荷眨眨眼，略微思索了一下，「估摸著，有一個多時辰了吧。」

謝昭昭：「！」

她看向窗外的日頭，突然間就不頭疼了，一個機靈，提著裙襬，就往殿外跑去。眼下巳時已過，明晃晃的日頭高高掛起，照亮了朝華宮的金瓦紅牆。

謝昭昭提著裙襬一路小跑出來，遠遠的就看到宮門口跪著一個身形單薄的女子，穿著最下等的粗布宮衣，衣服上還裂著口子，像是被藤鞭抽打所致。

慘，還是她家女主慘。

謝昭昭放緩了步子，心裡雖然緊張，卻還是穩住心神，端出了賢妃的架子。她現在是寵冠六宮的第一人，怎麼能在個下等宮人面前失了分寸，豈不平白遭人猜疑。碧荷喘著粗氣跟上來，「娘……娘娘，可慢著點，您身上的傷還沒好利索呢。」這事可不能當著小白菜的面說，謝昭昭眸色微轉，「妳去小廚房瞧瞧冰鎮的甜湯準備好了沒。」

「娘娘您想通啦？」碧荷面色一喜，輕快的福了福身子，「奴婢這就去。」

也不知道這小白菜怎麼突然就這麼開心，謝昭昭懵懵的眨眨眼，緩步向宮門口走去，直至三步之外才站定。

「奴婢給賢妃娘娘請安。」見到她，跪著的人盈盈一拜，仍舊低垂著頭。

「妳就是柳絮？」

「回娘娘的話，奴婢賤名柳絮。」

謝昭昭端著賢妃的身姿，在眉眼中凹出三分輕蔑，「抬起頭來，讓本宮瞧瞧。」話落，跪在地上的姑娘緩緩抬起頭，修眉聯娟，櫻唇單薄，雙瞳盈盈秋水，即便穿著最下等的宮衣也難掩風華。

這就是她的真大腿啊，謝昭昭不禁有些激動，要不是礙著賢妃的身分，她真想直接衝上去把人扶起來，好生噓寒問暖一番。

輕咳了一聲，謝昭昭才又緩緩開口，「妳可知，本宮為何會將妳喚來？」

聞言，柳絮神色一暗，再叩首，「奴婢衝撞了娘娘，自知罪孽深重。」

「若單單只是衝撞，本宮只要稍加暗示，這宮裡自然有的是人替本宮教訓妳。可如今，既然將妳喚來……」謝昭昭微頓，沒有將話繼續說下去。

片刻，伏在地上的人才輕聲開口，「奴婢愚鈍，還請娘娘明示。」

這柳絮，果然是個明白人。謝昭昭心中千迴百轉，方才在那群女人七嘴八舌商議百花宮宴的時候，她就在琢磨怎樣利用這千載難逢的機會給柳絮製造機會。

原書中，這柳絮後來也成了蕭淮眾多小老婆中的一員，只是她心中真正愛慕之人卻並非皇帝，而是寒門出身的大將軍程尋，即原書男主。在謝昭昭已知的劇情裡，最後謝家敗落，柳絮被封慧妃，而程尋卻駐守北地，做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定北王。

謝昭昭原本想著，可以借賢妃的身分好好提攜柳絮，幫助她儘快走上人生巔峰的，可今日馮婕妤和徐昭儀的事情多少還是給她提了個醒，她可萬萬不能讓這柳絮成了蕭淮的女人。宮闈傾軋，人心難度，萬一哪天柳絮站在高位上反咬一口，她大概還是只有死路一條。

農夫與蛇的故事，她自小聽了無數遍，姑且不說柳絮是不是蛇，這樣的蠢事，她不會去做。

「本宮聽浣衣局的常姑姑說妳精通音律，下個月的百花宮宴，本宮想排個曲子，可如今人手有些緊，妳可願來？」謝昭昭頓了頓，美目微抬，「這曲子若是得了陛下的歡喜，昨日的衝撞之罪，本宮便不再與妳計較。」

能從一個下等宮人一躍成為寵妃手下的樂師，這是多少人作夢都求不來的福分，更何況柳絮還擔著個衝撞貴人的罪名。

謝昭昭彎著唇，看向地上跪著的人，她給了柳絮一條通天的捷徑，是福是禍，全看她如何選擇了。

到底是原書的女主，個中利害了然於心，柳絮盈盈一叩到底，「奴婢叩謝娘娘天恩。」

「還算是個識抬舉的。」謝昭昭點點頭，「行了，妳先退下吧，收拾收拾東西，趕明兒就住進朝華宮來。」

大腿嘛，既然得罪不得，就還是要放在眼前才安心。